

感悟 欣月

那一树合欢花

这花有一股异香。夏季盛开时,整个村庄似乎都因此弥漫着怪味,受不了的人远远捂鼻避开,嚷嚷着这树应该赶快砍掉。可它的花开得很实在漂亮,一簇簇柔若无骨的花儿流苏般扇形张开,微风拂过时摇曳生姿、翩翩起舞,仿佛心尖被羽毛轻轻拂过,令人不禁浮上笑意。

老家曾是厦门最贫穷的地方。农妇们每天上山下地,一日三餐,养儿育女……陀螺般忙得团团转。很多人忙到懒得打理自己,因为无论怎样打扮,庄稼也不会因此长得更好,猪崽也不会因此长壮。有了闲工夫,她们宁愿家长里短地调侃,从中获得心理平衡,而那棵散发怪味的树,就是她们眼中最大的笑话。因为这棵树不会结果子,既不能吃也不能卖,家门口那么好的一块地,种啥不行?种龙眼、番石榴不香吗?不行,种个芒果也成,既可遮阳,也有花看,还可得果子——可她却种了臭花。

那地,真是一块好地,平平整整的埕前,是一排猪舍,猪舍旁就是那棵树。细细碎碎的叶子,远望就像撑开的一把绿伞;粉红花儿盛开时,像极了一朵朵红云落在绿树上;昼开夜合的花儿层层叠叠飘落于地时,景色也很迷人。可惜,近闻,味儿浓得令人想吐。

村民们实在想不通她为什么要种这种花,种它的人却啥也没说,也不管别人说啥。她自顾自收拾好家,房前种瓜、屋后种花,她穿用米浆浆洗得挺括的衣衫,她热心地帮助张罗村里的红白喜事,她把孩子教育得很好,但她坚决不肯把招人怨的树砍掉,任这些花儿自在地开了一季又一季。

我很喜欢那一树花开,灿若烟霞、如梦如幻,但我也很讨厌花开时的怪味。当然我更好奇,为什么她要在自家门前最好的地方种上一棵不讨喜的树?直到长大走出村庄,我才知道,那棵曾被村里人“口水讨伐”的树,它的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合欢花”,寓意百年好合、吉祥如意、阖家幸福,正如诗曰“绒花挂树彩云收,暮合朝开合欢香”。它是中药材,“合欢免忿”,可减轻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等疾病的不良反应。花色有银白、粉红、黄色三种。

多年以后,经历世事,我才开始佩服她的坚持。长大后的我们,总是努力地从众,尽量地向周边看齐,力争混个“大同”,努力不被议论,还自诩“接地气”。而其实,无论在哪,想要挡住一些无用的口水,需要强大的内心。合欢花,曾轻柔拂过我少女的心田。合欢花,让我领悟:有些无用,其实有用;有些有用,不必立刻兑现;有些与众不同,不必害怕。

市井百姓 苏玉珊

遇见

傍晚下班匆忙走在路上,“大姐、大姐……”突然我听到有人在身后叫我,我转身回头,“大姐你刚下班啊?”一位戴着口罩的女士站在我面前,我愣了一下,才想起来,“哦,原来是你啊。”她是我曾经认识的缝纫店店主,久未谋面,又戴着口罩,她能在擦肩而过的瞬间认出我,实在不简单。几句寒暄后,我们告别了,一股暖流却涌上我心头。

其实,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大概是几年前,我学会了网购,经常在网上买衣服。衣服到货后,常常发现有不如意的地方,不是衣袖、裤管太长,就是大小不合身。嫌退换货麻烦,我只好上街找缝纫店修剪,她开的店,我去过好几次。

刚开始,我是逛菜市场时顺便带上衣服,找摆在路边的缝纫摊位修改,可人家不是固定店面,有时生意好我没时间等,有时又找不到人。有一次逛街,我发现思明电影院附近也有一家挂着“改裤脚”牌子的缝纫店,店面不大,店里只有一台缝纫机,女店主专注地踩着缝纫机,做着手中的活儿。

这家缝纫店离我家不远,此后,早出晚归的我,就把需要修改的衣服拿到她店里,说明修改部位和尺寸,我就把衣服放她那儿,等她处理好了,我隔天再去拿。一回生二回熟,有时下班去拿衣服,女店主也会跟我聊上几句。她估计小我几岁,不仅人长得清秀,而且服务态度好,做事仔细,收费也十分合理。

后来,我很少网购衣服,没啥需要修改的衣服,和女店主碰面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。前年夏天,我出门想买一顶遮阳帽,逛了一圈中山路没看到合适的。回家路过她的缝纫店,发现她店里增加了一大排货架,货架上竟然摆满了各种款式的遮阳帽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热情的女店主一下就认出了我,我们开心地聊了一会儿,她为我挑选了一顶美观大方的花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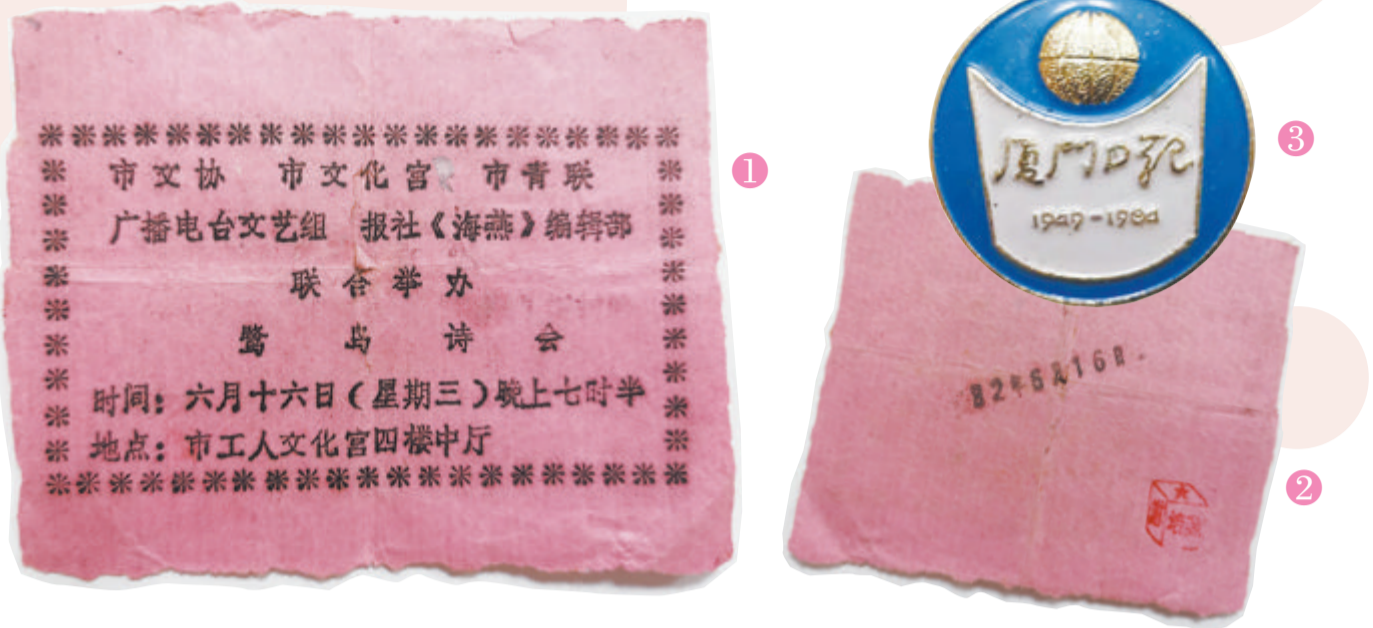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五一假期,我到八市买菜。当我提着大袋小袋低头走路时,前方走来的人突然在我面前停下脚步,我抬头一看,又是那熟悉的眼神在打量我,“大姐,好久不见,你还是那么年轻……”她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,几句关切的话语,如春风般温暖着我。

我想,下次再见,我一定要问出她的芳名,让这份温暖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老照片 谢平贵

之旧票券

爷爷和我都是“海燕迷”



一杯茶,一根烟,一份日报,是爷爷几十年来养成的晨读习惯。

每逢周末,他更是早早地在庭院里等待投递员的到来。接过报纸,他便迫不及待地翻找出“海燕”版,品读构思精妙的美文,朗诵优美的诗歌,陶醉在他所热爱的文学世界里。一不留神,锅里的菜给烧糊了,奶奶闻见满屋子的焦味,一把夺过爷爷手中的报纸,大声数落:“我会把它也给烧了,看你怎么办!”爷爷如梦初醒,一下子站了起来,以最快的速度钻进厨房,一边毛手毛脚地收拾残局,一边惴惴不安地瞄着奶奶手中的报纸,那画面至今想起,我仍觉得颇为滑稽。

老街里总有几位好事者,喜欢拿爷爷寻开心,他老人家有时会很生气地教训:“去去去!多花点时间读书看报,没准还能登上‘海燕’呢……”“培源叔,您整天读书看报,那您有作品刊发吗?”“暂时没有,但说不准

以后会有,我可是参加过鹭岛诗会的哦!”

“听说,那张入场券很紧俏,是您用粮票和烟票换来的,回到家还被骂得很惨……”话音一落,响起了一阵更为夸张的哄笑声。“我们真的很想拜读一下您写的诗,期待您的作品能早日见报。”“要不,您孙子刊发的也算。”“以后孙媳妇叫‘海燕’,也算!”……一番嘲笑,爷爷全都不搭理,这人群悻悻离开,而老街也重新恢复了平静。

前文提到的那张入场券(图1、图2),当年可是一票难求的。它是1982年6月16日举办的首届鹭岛诗会的入场券,爷爷瞒着奶奶,用紧俏的烟票和粮票才换了一张。这张入场券着实来之不易,爷爷担心把它弄丢了,还在入场券的反面右下角盖上了自己的印章。

从那以后,这位“海燕迷”便开始认真学习诗歌创作,经常写信向日报“海燕”版的编辑请教相关问题,编辑们也很认真地

答疑解惑,还时常寄来一些纪念品以示鼓励。那个1984年厦门日报创刊35周年的纪念徽章(图3),就是“海燕”版的编辑赠送给爷爷的,爷爷从邮局拿回家后,便迫不及待地别在自己的衣服上,满大街炫耀。后来,他和几位同文校友自发成立了“海燕小组”,用诗歌来丰富晚年生活。但令人遗憾的是,爷爷所写的那些诗歌,因稿件质量问题,都未能如爷爷所愿出现在“海燕”版上。

如今,爷爷故去已有20余年,但他端坐在书桌前看报写诗歌的身影,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但愿今晚有梦,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老人家:“这些年,我在精彩纷呈的‘城市副刊’,不停地分享着您和老街的故事。如今,我也成了铁杆‘海燕迷’,这些年先后有两篇稿件在‘海燕’上发表,更让您意想不到的,您的孙媳妇、我的妹妹,名字就叫‘海燕’!”

脸谱 心上茉莉

“治愈系”小男生

在治疗床上躺着或趴着的时间是漫长难捱的,身上四肢扎着几十根针,不能动,一动就痛。只有听到那稚嫩而略带沙哑的呼唤“袁医生,袁医生……”在针灸室响起,我的心里才会微微泛起一丝暖意。

第一次见到小男生,是他大大咧咧凑到我面前。当时我心中一紧,生怕他鲁莽,冲撞到我手臂上的针,那样会很痛。还好,他只是来找正在给我施针的袁医生。“袁医生,明天不扎针了好不好?好不好?”袁医生边忙边回答他:“好好好,明天不扎。”小男生显然并不放心这句承诺,袁医生走到哪儿他跑到哪儿,穷追不舍地问:“明天不扎针了,好不好?”

小男生身着校服,应是小学一二年级学生,下午放学就被家长直接带到诊室来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需要针灸。袁医生自然不会真的“明天不扎针了”,第二天下午四点多,那熟悉沙哑的童声又在诊疗室响起:“袁

医生,袁医生……”他边呼喚边四处寻找,终于找到忙碌的袁医生,略带讨好地换了称呼:“袁爷爷,袁爷爷,今天少扎几针好不好?”小傢伙大约知道扎针难受,只得进一步央求医生少扎几针。袁医生好言安抚:“好好好,少扎几针。”

不能怪孩子害怕,那一根根细细小小的针,连诊疗室里的那些彪形大汉都被扎得龇牙咧嘴,何况小孩呢?一针下去,小男生忍不住大哭。我听着于心不忍,却猛然听到他边哭边喊: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。啊……日月盈昃,辰宿列张。啊……寒来暑往,秋收冬藏。啊……”好家伙,居然哭着背《千字文》,一定是大人教他用这样的法子转移注意力。邹床患者和陪护们都笑起来,我也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,心里赞叹家长教育有方,小男生表现很棒,开朗不任性,这样的孩子真讨人喜欢。

相思树 邵庆玲

梦见奶奶

我经常梦见奶奶靠在院子里的椅子上,嘴里轻轻地哼着我熟悉的歌谣,我舒舒服服地依偎在奶奶的膝边,她时不时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小脑袋……

至今,我都觉得神奇,只上过扫盲班的奶奶是如何一字不差地记住那些佛经的。有很多次,我帮她一遍遍念那些对我来说十分晦涩的文字,她很快就记住了,从她嘴里念出,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歌谣,这也成了我记忆中安心的摇篮曲。

几年前,我登泰山,遇到一群老奶奶,她们一路念着“泰山民谣”,我听着倍感亲切,因为与小时候奶奶哼唱的调调很像。我跟在她们旁边,一路认真听了许久,渐渐听清了意思,大概是教人行善积德,知足常乐。

前段时间我生病了,睡到半夜,突然感觉很冷,便裹起薄被,蜷起身子。迷迷糊糊

中,我真感觉一个胖老太太从身后抱紧了我,给我暖手暖脚,渐渐地,我的身体暖和了起来。第二天夜里,我醒来,望着一个人的房间,才知此乃梦境。回味许久之后,我想,那应该是小时候奶奶天天抱着我睡,留在我记忆最深处的暖。

我常常忆起奶奶屋里的一个大柜子和一个小箱子,它们似乎是魔法柜和百宝箱,只要她去打开,就一定会有好东西“变”出来。长大一些后,我才知道,那柜子和箱子里放着的都是亲朋好友去看望奶奶时给她带的礼物,她不舍得吃,都攒起来给她的“小馋猫”。懂事后,我常劝奶奶东西不要存那么久,她的“小馋猫”啥都不缺,但她如何肯听,哪怕是一块饼干、一盒牛奶,见我吃下去,她都很开心,一脸的满足。

我也经常梦见奶奶佝偻着背,在老宅那

尘世 苏溪桥

小屁孩的“惊喜”

夸宝宝做得好,他就更得意了,在我面前给自己点赞:“妈妈,宝宝厉害!”

此后,每一晚饭后,他都要问:“妈妈,‘我的垃圾’呢?”他把可回收垃圾当成是自己的垃圾,有时候家里没有这类垃圾,他还不开心。我把已经开箱的牛奶一瓶一瓶拿出来,纸箱给他,要不就是整理出一些旧本子旧报纸给他,他才高兴起来,我不禁心底暗笑:这样也好,逼着我们“断舍离”。

有一天晚饭后,宝宝和爸爸一起下楼散步,没过几分钟就回来了,隔着门大喊:“妈妈!快开门,惊喜!”我心里想:这小屁孩还

个小厨房里忙碌。那个小小的厨房,小到只够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活,可就在那里,奶奶给我做过许许多多美食,那是我至今仍无比怀念的“奶奶的味道”。

奶奶的记忆力一直出奇地好,只要我讲过的,她就过耳不忘,知道她88岁,我自己几号放假,乘坐几点的长途大巴等信息,她都记得一清二楚,然后,早早就坐在老宅门口,等着我回家,而我每次一到家,必定第一时间赶去“报到”,和她聊得不亦乐乎,听她絮絮叨叨。

恍惚之中,我又推开了老宅的大门,看见奶奶靠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着太阳,打着盹,和她的老姐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聊她们的家长里短,聊她们的子子孙孙,聊她们的过往……

知道什么叫“惊喜”,不会是“惊吓”吧?打开门一看,他高兴地递给我一个大柚子。“妈妈,是管理员阿姨给的,惊喜!”“阿姨给你的?她说什么了吗?”“她说,宝宝真棒!”孩子爸爸告诉我:“垃圾分类管理员说每天人来人往,大家扔完垃圾都赶紧走了,难得宝宝每天大声喊她,还亲切地凑过来,让她很开心。没啥好送给宝宝的,自己家种的柚子送一个给宝宝吃。”

我心底顿时涌起一股暖流,阿姨给的“惊喜”是我未曾想到,原来,对善意的回应会让开心更多、温暖加倍。

发条年代 长乐

“卷卷”更快乐

我有两位好友,她们同姓“张”,同为小学语文老师,身高体重也都差不多,重点在于,她们同样“卷”,被我按年龄“封为”“卷王小张”和“卷王小张”。

“卷王大张”如同拥有三头六臂的神人,她在阅读、写文、闽南语社团和小记者活动等各项工作中游刃有余,精力充沛到一日之内能辗转数地仍生龙活虎。“卷王小张”是学校里的教学骨干,论文、课题样样拿手,每年都带多位新教师,拿奖拿到手软。新学期伊始,她们为了将自己打造成“智慧与美貌并存”的人,迷上了健身锻炼,她俩坚持运动打卡两个月,无一日间断,效果显著。

两个月来,在她们的反复“碾轧”之下,我被打击得体无完肤,却依然选择躺平,选择静静地看她们“卷”,为她们点赞,为此,我被大张取名为“静静”。谁知,谈笑间,“友谊的小船”说翻就翻,大张将无形之箭射入我的胸口,鲜血淋漓。

“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?”大张在群里问我,她对于昨天在群里嫌弃我的言语不以为然,“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”事情是这样的:昨日下午她调休,准备去老城区“趴趴走”,既是怀旧又是运动,一举两得自是乐事。难得她调休,加之有段时间没见面,我提议聚,被她一口拒绝了。她的理由是,每次聚都是一堆美食,而我又不爱运动,走几步就喊累,会拖她的后腿。是的,她说的确实是事实,我在减肥的道路上屡战屡败,既管不住嘴,又迈不开腿,偶尔运动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雷声大雨点小。

从未想过,自己会被好友如此直白地拒绝与嫌弃,那一刻我心里堵得慌,犹如伤口被撒了盐。但转念一想,我立马就释然了,这不过是应验了那句话——“世界是属于强者的,弱者注定被嫌弃”,于是我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难得调休,好好玩吧。”下午,见大张在群里和朋友圈中晒她的“健康旅程”,我快乐着她的快乐,仿佛自己也曾穿街走巷游了回老城区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在群里互相打招呼,小张跳操后报上体重,一看吓一跳,两个月她已整整瘦身20斤,真是高手在身边,令人心生羡慕,无比佩服。她们热情邀请我“卷”出健康,“卷”出美丽。低头望着体重秤上噌噌往上蹿的数字,我突然意识到,躺平并不会让人真正快乐,努力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个强者方为正道。

正当我矫情感慨之时,“卷王小张”哈哈大笑,让我别再幻想“躺赢”,否则要将我移出群聊,抬头一看,群名称已被她改为——“卷乐三人行”。小张贴心地为我列出食谱和运动计划;大张也发出邀约,请我去万石植物园爬山“呷茶话仙”。好吧,从现在开始,拒绝躺平,运动起来,“卷卷”更快乐!

再回首 宗洪

难忘小学时光

每天清晨,看着一群群迎着朝阳、背着书包的小朋友高高兴兴上学去,我便会想起我那难忘的6年小学时光。

记得我上小学那年,家里没有学费,母亲提着她就积攒下来的一篮子鸡蛋到集市上去卖,晚上,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小心翼翼数着几张皱巴巴的角票,第二天一早,便拉着我的小手去学校报了名。

记得老师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是“爱学习爱劳动,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”。这首歌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热爱劳动的种子。在后来开展的勤工俭学活动中,我们班在学校后面的一片坡地上种菜种豆种瓜,我吃苦耐劳,脏活累活抢着干,被学校评为“小英雄”。班主任张老师还特意写了一篇表扬我的文章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,上小学五年级时,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,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,我写的内容是:我长大了要报名参军,保卫祖国。老师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,读给全班同学听,并张贴在班级的黑板上。没想到,我的这个愿望后来竟然实现了!难忘1961年,我刚满14岁,即将小学毕业。那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举行了庆祝活动,担任少先队大队长的我高举一面鲜红的少先队队旗,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我们庄严宣誓:“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!”庆祝大会上表彰了一批优秀的少先队员,同时宣布我们六年级有4名同学被保送到惠安二中学习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
那年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铭记于心。那是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夕,我出席了县里召开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大会。学校离县城近20公里,当时还没有公交车,如果乘坐客车单程需要3角5分,张老师知道我家经济实在困难,他自掏腰包,给了我1元钱,让我往返都买票坐车。就是这1元钱,让我感动不已。永远感谢张老师,是他让我懂得:善心善行是人生最高的美德。

1961年9月,我跨进了中学校门。1968年春,我光荣应征入伍,实现了8年前我在作文里写的“报名参军,保卫祖国”的理想。

岁月染霜,时光难忘。学生时代虽然生活艰苦,但我的心里感到幸福快乐,充满希望,它被我深深地珍藏在心里,永远难忘。